

投筆集

清
舊
戲
言
抄

全一函

投筆集卷上



虞山錢謙益牧菴著



紀事

讀罷仙經不欲言鍊將神氣去朝元而今重諾先皇

事如叶湘山霜夜猿

亡國之音衰以思聞者不猶登湘山之麓聽霜夜
之猿乎遂以紀事而泣詠之

記得慈闈親口傳歲當戊午立秋前室尤旗在東方
出天下兵戈五十年

謙益少時先慈管夫人謂之曰吾少時時見蚩尤

旗見東方其光如月占者謂天下從此兵戈五十
年吾眼不及見願免不遇亂離為幸易代之際先
慈年七旬自戊午至今甲子亦已一週矣

口銜君命出邊州虎穴何人可代遊汝是遼陽蕭子

玉臨行一語至今羞失註

肅寧縣內泣牛衣一旦凌雲入紫微天子宮中呼伴

伴八千女鬼亂京畿

魏忠賢肅寧縣人縣有優人數輩忠賢為之負籠
暇則與其黨從博忠賢博不勝怒指其具曰吾無
錢以此喚汝其人曰即以此與我忠賢即奪屠刀

割與之有僧贈以金令入京闈人○光宗宴駕後
宮有謀匿太子者大臣惶惧忠賢知太子所在竊
貞之而出即熹宗也太子既即位賜名忠賢忠賢
巧佞善伺上意天子寵之呼為魏伴之忠賢由是
怙寵弄權殺士大夫之不附己者縊騎滿天下先
是隆萬時有八千女鬼亂京畿之讖則忠賢亦應
氣運而生明祚將盡天寶之為之

焚得新香透玉毫彩雲含露潤天桃黃香內殿重乙
鎖貂帳春溫月未高

熹宗种年殘祚內侍製淫香以媚上方熟片炷則

心蕩情會不能自持即思枕席矣熹宗之不永年
實由於此

面白唇朱髻挽青引將夫婿拜王庭賜書尚与談忠
義千里尋劉漢壽亭

召得宮官入九重描金朱合函双龍和塘蒸餅妃親
置手自濡毫署謹封

熹宗病大漸魏忠賢忌帝英毅謀欲鳩帝懿安后
謂后曰嫂戒皇叔莫得食宮中物后乃從母家取
蒸餅以進手自署封

長庚晝見日西沉魏監陰謀召外兵幸得乾兒崔司

馬一時寒戰噤無聲

熹宗疾大漸忠賢欲外召兵行廢立之事時太白
屢經天忠賢与兵部尚書崔呈秀謀之呈秀懼而
色變寒噤不能發聲忠賢歎曰汝為本兵大事在
汝掌握今如此已矣
語都來只為魏忠賢

兩宮張太后周太后也

天子宮中肆六韜紅妝小隊舞蠻刀一聲炮火心驚
戰昨日言官諫內操

上即位內操軍士悉遣歸田里

芙蓉新殿闢擣蒲衆裏西宮體態殊行近紫微光耀
日碧雲冠上水精珠

西宮田貴妃所居

玉皇西狩下天都縱使霜狼鬪赤鳥賽過五紅驚一
座戊辰元旦受嵩呼

崇禎元年戊辰正月上日天子御正殿受朝賀李
自成為賊在米脂山中會飲擲骰賭酒一人得五
紅自成奪骰謂衆曰吾得六紅汝等呼我為皇帝
一舉手果得六紅群不逞俱被酒爭下階叩頭稱

皇帝萬歲自成引此自負潛懷不軌之志

千羣鐵馬射金鉛沙暗皇城晝掩旗獨選淨軍得四
萬一時授甲盡登陴

天啟間京師淨身男子有四十萬名曰淨軍

花生玉露柳生烟坐覽軍書上未眠夜半月斜殿影
黑黃封猶降鳳池宣

上以賊禍披猖中夜覽軍書更籌三唱中官猶齋土

黃封至內閣臣聞旨下驚起方知上在宮中未
寢因為之悚然

君王習射御溝西五色旌麾高下齊三發大黃穿七

校章集二卷二冊

清錢謙益撰

蓋四抄本

每半页十行行廿字

六尺

注本稿有同字保存合注字本
此本人文科学研究所藏抄本

江蘇省立蘇南師大附中藏本

善本

刻本

清

札楚猿若見必須啼

上以內外多難不自暇逸嘗與諸勲戚習射御溝
上五小黃門戰執五方旗上發矢中的以旗為節
中官叩頭稱賀

曾聞烽火照甘泉武帝親征自待邊嘗挽角弓騎宛
馬黃繩三股石頭懸

上嘗騎名馬挽弓馳射又以黃繩懸大石于自擊之
蕃將邊庭建績多全軍入衛枕橫戈午朝敕賜城東
讌內使催頌熟雒河失註

昔抱瑤琴事上真偶過天闕下驪輪玉弦本是平情

物豈若昭陽歌舞人

田妃雅善鼓琴

花為容貌玉為牀白日承恩卸却粧三十繡襪金縷
織延儒恭進字單行

上畫幸田妃見妃繡鞋精巧舉而視之有細書一
行曰臣周延儒恭進上不悅而罷由是薄延儒

素琴拂罷換朱絃指上宮商母氏傳急遣黃門宣入
內水精簾下鼓朝天

妃善鼓琴上疑為琴師所授問之妃曰妾之母所
教上遣黃門召入賜坐鼓琴母投叩頭坐水精簾

下鼓朝天引一曲

團々紈扇巷清秋帝寵雖移后寵優蜀錦吳綾每賜得牙牌不到玉階頭

紈扇遇秋比袁妃之失寵蜀錦吳綾后所賜也牙牌者上每日御坐中官跪抱牙牌置上前上掣一牌中官即傳牌至宮々妃嚴妝候駕上不幸妃宮故牙牌不到玉階也。牌上俱鏤宮名

春到坤寃花露濃曉寒猶透綉衣重拜來皇后親扶却坐賜龍團茶二鍾

袁妃朝見坤寃后以妃無寵憐之中官奏妃來朝

后即御殿妃拜后親扶起命坐賜茶極其優禮焉月隱新輝玉露零夜深涼氣入秋亭空中一點流螢度疑是飛來織女星

七夕宮中設宴不召袁妃

坤寃簾幕日懶瞳立殺田妃殿角東近午宮娥成對出雕金龍椅坐當中

田妃朝見坤寃宮人傳奏后故治他事不即見移時聞內殿傳呼后盛服出坐雕金龍椅受妃朝禮成而退不命坐不賜坐

風流豈減漢昭儀鼓瑟吹簫事々宜長日永和歌舞

散湘簾底坐彈棊

永和宮名

金母凝神鍊玉鑪東皇邀去赴蓬壺天風吹落雲垂
地十二宮人下手扶

帝邀后後苑賞花田妃亦召至后莊帝不悅妃亦
意輕后々訴之帝々故若不聞后故近帝言帝素
勇以手麾后令去后反走而仆坤寃宮人十二因
扶后起

閨花霧雨敗花風富貴原來誤妾躬不記昔年信郎
內危疑百事兩人同

宮人扶后起后哭曰陛下不念為信王時魏忠賢
用事日夜懷憂惟陛下与妾兩人今日作皇帝富
貴遂乃作興他人耶妾死何難中官及宮人俱叩
頭請后還宮后還坤寃

和衣卧起廢饔飧御柳鶯啼晝夜聞此日忽垂新雨
露中官啣旨賜絳襫

上在謹身殿召坤寃宮人問后起居后三日不食
矣上惻然命宮人絳襫以賜后致殷勤之意又命田
妃修省宮人傳旨后強起謝為之一餐

曉鏡清光映玉餅驟驚人處是花鈴好教修省無些

事且展風詩詠小星

言天子教我修省我自反無些事不服過也展風
詩詠小星之章曰寔命不同安於命也

嬉絲捲盡角門開繞院廻廊半是苔獨有楊花知寂
寞無風簾外自飛來

失註

鈎欄東畔日將斜那得行來小監家報道宮中有懿
旨特宣妃子去看花

上苑牡丹花盛上与后開宴賞花袁妃与諸嬪妃
從焉后請并召田妃上佯不應后以命小黃門以
懿旨召妃

萬種離愁一見歡多細語問平安更籌三下停歌
曲玉仗穿花扇影圓

妃至見於花下禮畢再問平安后以和顏接之更
籌三唱方罷宴后啟帝可幸西宮后擺仗還坤宮
玉熙春靜露花寒百寶燈前夜未闌曲柄琵琶金縷
字清商側調內家彈

鏤誤縷

上在玉熙宮命梨園子弟奏水嬉過錦諸伎小內
家抱鏤金曲柄琵琶係于闐國所進者彈清霜側
調音韵鏗鏘是時邊閨雖警內地安全上猶得從
容為爾樂爾

吳紗黏汗貼香肌侍駕看花苑裏歸聖諭六宮行節
儉入班解去面羅衣

宮漏頻移更暗鳴隔房猶聽剪刀聲日間相戒無多
語只恐君王悄可行

上在宮中多微行有肅皇帝之風

君王才武氣飄飄草軟沙乾上馳調錦鸞黃纓金盃
匝一鞭飛過御溝橋

上多勇能於馬上運二十觔器

牡丹花發賞花忙遍地春風滿院芳多少深紅并淺
紫正中一簇御袍黃

轅門殺氣嚴斜曛未得恩領似淨軍將曉角聲催上
馬前旌已入海西雲

祖大壽以邊兵入衛京師戶部未即撥糧而登陴
者皆淨軍其大璫日領宮中賞賜曰皇帝賞你守
城辛苦有頃則曰此是娘子賞要你用心守城太
后娘子亦有賞某宮娘子亦有賞但兵在城下心
不平璫又指斥其罪一時上馬吹角祖大壽北還
大壽以敵方深入不敢歸軍吏至帳前呼曰請老
總爺早々上馬大壽不能違衆上馬快々去

松山戰骨未全枯再建功名佩虎符終是風沙容易

老白頭南渡入留都失註

真靈朝罷瑞烟收白玉階前獨自遊氣數已成無可
改三天鼓樂送青牛

上以寇禍日迫特召江西張真人建醮乾清宮上
益戒嚴潔一夜夢獨遊空中無數精靈皆來朝謁
仰視城闕嵯峨既至則街級闌楯皆白玉所成上
乃驚曰此上帝之居也即俯伏具奏遙聞殿上如
嬰兒聲曰此氣數使然非卿之罪有仙官星冠霞
服扶上起送出天門外聞鼓樂絳然一童騎青牛
武士荷擔若人間榮籍者數十人上驚寤明日召

張真人告以夢真人奏曰陛下建醮而夢上帝必
有景福之綏矣

中原糜爛燕巢林塞外窺知賊禍深朝報一封偷出
界換歸五十馬蹄金

恩光欲照黃龍府只為西征賴將才禮部尚書初逐
去勿欺小札又封來

禮部尚書顧錫疇力詆楊嗣昌上怒奪職閔宦道
蔡懋德致書嗣昌極言不可題曰勿欺小札

新來艷質可憐身綉幙留香別作春再召東山為國
計画舡簫鼓闢江津

洞庭山富家娶婦少而美夫死婦獨居一日聞街頭鼓樂聲謂侍兒曰誰家娶親耶盍往觀之遂出門坐花轎中下太湖去富家訟之縣申道下檄緝捕甚急娶親者懼事洩以其婦盛妝送宜興大見寵悅詩曰新來艷質可憐身綉幙留香別作春指其事也太倉張溥為門戶計鳩金娶津宜興得再召然無行意曰不如在家樂溥乃見張道全令以硃單捕婦而語侵相國溥見宜興出單於袖中宜興大怒溥曰此事不足怒公今高卧不起將來更有大於此者宜興恍然曰非吾見不及此

遂行坐樓舡樹大纛上綉東山再召四字祭賽江神酣飲殊月不知天子召已蓋為國家大計也詩曰再召東山為國計画舡簫鼓鬧江津蓋譏之也

三冊書成註復刪莫防燈下鬼神環西銘夫子鄴都主生死榮枯一筆間

太倉張溥號舉復社別號西銘其門人有七千稱為西銘夫子延儒再召溥故盡用其黨人而殺異己者書三冊以進延儒秘而藏之

月墮西江歌舞闌中原一片血流丹故人昨夜魂遊

岱相國方言好作官

延儒泊舟江濱終宵飲宴是時賊禍靡爛中原極
矣張西銘訃音至延儒驚起曰天如奈何遽死既
而曰天如死吾方好作官客曰庶常吾道平城公
何為出此言延儒乃出二冊以示客曰此皆天如
所欲殺之人也我如何能殺盡溥還妻東一夕暴
死亦天意也溥死無後

凸簾風細曲房深翠髻雲盤插繡鍼氰剪玉絲裁履
式描完龍鳳待綃金

尚方履歲費四百金后於內政之暇為上製履省

四百金助邊其履盡去繁飾只用金線綃成龍鳳
太監出宮見婦女輒曰我門娘子勤苦每日為皇
爺製履

五更燈火走宮官大駕來朝嫪毐安后在帷中答拜
起玉階仙仗已回鑾

上每歲正月元旦先朝懿安太后上四拜后在帷
中答二拜晨光未啟簾幕深垂各不相見聖朝家
法之嚴如此

憂勞心事啟天知臚唱聲傳拜起遲咒諷璽卿三十
遍我皇俯伏未興時

上南郊行禮一俯一興聖卿私持大悲咒五六遍
至九獻完伏地默禱咒完三十遍上未起也敬畏
如此而卒亡國天道誠不可問與

紫閣霜飛內侍寒賜他先睡聖恩寬金釣一響蓮燈
暗齊出貂囊舉首看

內侍值宿殿廷每人持一貂囊卧則入囊內上永
夜覽章疏念諸侍苦寒賜令先睡上秉燭獨坐良
久聞金鈞響內侍急出囊視之上入帷中寢矣
洞簫吹徹集仙靈共喜君王正妙齡自報雒城摧陷
後梨園樂部一時停

上精於樂律初年退朝之暇每撫琴一弄或吹洞
簫度曲太常尹楊玉尹舍人文某等同奉詔校正
樂譜自河南寇深杳然絕響矣尹字下脫余竚二字
秋深葉碎玉池桐月轉金堦霧氣濛偷出角門廊下
立君王儼在燭光中

月轉金階則夜深矣宮人猶見君王在燭光之中
則憂勤之至也

蜀扇分宮歲萬千粉粧鱗鳳色華鮮疊成一握泥金
扇旋得開來月樣圓失註

靜院幽軒講誦聲向東一座女先生小王公主俱承

教伴讀宮娥選幾名

女先生唐書穆宗以若昭尤通練拜尚宮嗣若莘
所職歷憲穆敬三朝皆呼先生后妃與諸王公主
以師禮見

閑從阿母問春秋知是三朝老部頭親見顯皇臨御
日內厨朔望獻全牛

顯宗愛食睛以金鈎取之次食牛腦
風流宰相去巡邊八座行厨遲穩似船多少公侯伏
下道上方寶劍纛旗前

上命延儒視師賜尚方劍曰自總兵官以下有不

用命者斬之如朕親行延儒乘八座前呼後擁旌
旗千里不絕歷代公侯与五營都督皆鱗玉伏下
道總兵官披執從事

令箭如飛驟六街退朝司馬動憂懷飛來頃刻原飄
去立限回京取紙牌

延儒奉命視師上親餓之御手奉危者再既出都
門百餘里一旗牌官持令箭飛馬回京大司馬方
退朝遇之於道謂戎信孔亟大懼都人驚疑相告
既而知為取紙牌諸弄具人尤惴々慮其僨事延
儒在軍中日與諸狎客戲置閩政於其間

憊罷張燈翠殿頭金杯不解玉顏愁天家歌舞民家

哭百萬王師在涿州

宮中除夜上典后妃同宴后獨不悅上問之后對曰今夜佳節妾得奉侍陛下但思王師百萬俱在涿州涿州百姓豈能室家相聚乎上聆之為潸然泣下

前驅纛子聽鞞螺趙女燕姬出塞多上相班師還帝

闕金銀百萬馬騾駁

延儒受賄撒喜峯口之兵以衛天壽山

吏部茶廂玉琢卮青鬟小事各公司一棺歸葬松陵

後風雨樓中幼女思

延儒再入相引其黨吳昌時為吏部文選司賣官鬻爵贓私百萬昌時有疾各大僚問安入卧內有青鬟五人司茶皆絕妙姿也茶卮是羊脂玉琢成受以烏金盤從日本國來者雕刻精巧觀者動心昌時死無後有二女皆麗色

瀛國遊園步輦乘六宮遣使候居興同時詔赴櫻桃會可惜田妃病未能

瀛國夫人先帝之外祖母樂侯劉文炳之祖母年九十餘國亡投井而死

琵琶彈到古伊州殿裏分明塞下秋露冷月高諸伎

出君王自起看旄頭

失註

辭命潛通密送貂願遵明誓息金鎗使君認作封侯
約只患文龍不患遠

袁崇煥為經畧或說之曰二十年不交兵公封侯
矣崇煥信之遂成誓約於是崇煥但圖文龍而視
遠事為可緩

閑却中營鎖上鐸曉風吹凍血朱殷三千甲士同聲
哭平島仍為麋鹿山

毛文龍開幕平島屢獻軍功而糧道險遠艱於接

濟議者謂文龍結納虜夷多所要求漸有不臣之
志袁崇煥為經畧受密旨令伺察毛文龍崇煥至
海上檄文龍過海議事文龍從甲卒三千渡海而
西崇煥詣文龍營與之議飲醉而宿焉文龍以為
經略待己之厚也後五十騎來謝崇煥開宴待之
酒酣崇煥顧文龍曰朝廷有密旨與公視之中軍
官宣旨文龍惶恐叩頭請經畧上疏為已解寃崇
煥叱左右縛文龍以尚方劍斬之大砲三舉而文
龍之首擲階下矣次日厚犒其兵遣歸本鎮三千
人痛哭而去繼文龍而受事者卒伍庸才撫馭無法

屬夷皆散而平島仍為荒山矣

不辭霜露剪蒿蓬
拊背形成遠海中
可怪滿朝無識見
將為疑事問眉公

考泊海全圖平島正在遠後為牽制之要地故曰附背形成。雲間陳繼儒者自號眉公王文肅公門下客也文肅譽之遂負一時之望毛文龍功罪舉朝以為疑金陵錢龍錫被召入相以文龍謠繼儒繼儒曰毛文龍在平島歲費朝廷金錢百萬璧如人家一大鼠穴日多虛耗龍錫深以為然故素崇煥平臺名對日龍錫有造膝語蓋言毛文龍也

玉窟想見笑言溫有氣如蘭近至尊今夕西園空殿內流螢幾箇照黃昏

田妃體氣如蘭其行坐處香踰時不絕

塵生玉几暗金徽彷彿蘭房見白衣方士慚無少君
術曉風殘月有魂歸

此詠上悼念田妃恨方士無少君之術徒使曉風
殘月有魂歸而上不之見耳魂下脫自字

越紹吳紗自剪裁曾隨靈鳥上三台身輕善舞如飛
燕十斛明珠買得來

上念田妃不置田皇親在吳門買歌姬陳圓之者

至京師將以進御陳姬姿態非凡名傾吳下曾侍宴宜興故有三台之句

碧天無計覓駢輿那得將身入帝居今上聖明不重色厭歌舞愛觀書

田皇親以陳姬進上以其青樓婦恐壞祖宗家法却之每日焚香讀書迨夜不輟

露滴秋花人暗聽刺閨中夜報閨宣珠簾高捲秋河白天子當街望歲星失註

中原千里草無芽大火延燒數百家痛念民間易子食廡宮進餚是蔬瓜

柏烟蘭霧接重霄仙樂紛々勝九韶乍見日光臨殿角三宮六院盡來朝

閣臣天性最仁廉招撫何須劍戟銛將吏臺前聽鬼哭中軍元帥誦華嚴

閣臣楊嗣昌素奉佛法既出視師專意招降賊降者數十萬即於附近安插未幾降者復反四面皆起王師如在重圍中矣嗣昌每日持誦華嚴謂此經可以消劫與戎服講老子書者何異豈身統六師為天子討賊之人乎

爵拜宣南體統尊兜鍪勅賜是覃恩將軍馬上能鏖

戰鐵券山河誓子孫

戰一
作賊

左良玉少起軍校以斬級功官遼東都司剽錦州軍裝走昌平事軍門疾恂會大凌河圍急詔下昌平軍赴救榆林尤世威為撻兵官入見言良玉可將恂徙之已而良玉戰松山杏下山下皆捷遂授撻兵官年三十二是時秦寇入豫良玉受詔討賊戰懷慶與督師洪承疇意不合乃歎曰我即盡賊安見所功乎遂陰縱之而寇意患始大楊閣部嗣昌出視師方倚重良玉九調以九不至嗣昌快之死崇禎十五年壬午良玉出兵與李自成戰朱仙

鎮三日夜而敗良玉還軍襄陽盡取諸營舡之左江者而掠其貨財而稱軍飢欲近南京就食移兵九江兵部尚書熊明遇大恐以語侯恂以書諭之而止朝廷不得已封良玉為宣南侯以其子梦庚為總兵官上又命中使以銀兜賜良玉良玉卒不為用夢庚庸才也良玉以家貲犒軍夢庚有吝色良玉歎曰我家不能世有此軍矣未旬譏之

龍顏瘦削為邊塵宦德歸來話苦辛兄妹相看幾行淚梨花千樹不知春

光宗生二女長宣德公主駙馬劉樂安幼公主駙

馬翠永固俱先帝妹樂安早薨先帝寡兄弟待宣
德尤厚屢被召入宮及奉闈失守中原寇深帝憂
勞終日御容瘦損兄妹相見僅叙愁苦而已十七
年甲申三月之變宣德夫婦相攜避難民間粉粧
粧脂田盡為摯家所奪妝樓舞榭俱易姓矣駙馬
劉公少年有玉人之目喪亂以後風姿頓改公主
就居村舍不免飢寒杜少陵詩云侍婢賣珠還牽
蘿補茅屋又云天翠袖薄日暮倚修竹乃知皆寶
事也。長平公主年十五殊一臂不死笄置嘉定
府中宣德往顧之姑姪相持慟哭長公主思念先

帝后日夜涕泣成婚後未及朞年而逝惟宣德夫
婦至今尚存無恙

雨遞更籌玉漏催五雲仙仗下平金宮門開正鑾儀
入錦幔紅燈夾道來失註

蒲萄滿架藥苗齊玉燕釵長首欲低捧邵小王池畔
立戲拈金豆打黃鸝失註 蒲誤蒲

袍帶連呼祖降神丹墀拜伏口稱臣那知今日憂邊
主却舉先朝靖難兵

上一日在內殿遠呼袍帶曰祖爺降矣急下殿俛
伏稱臣引罪皆靖難事時事也既而登殿解去袍

帶就坐若不知有此事者是以京師傳言今上即是文皇再世誠可怪也

雙眉覆髮國亡秋便識離騷一段愁令夜細書亡國事淚隨筆下不能收

崇閨巨堞是居庸百二山河此要衝飛報官軍三十萬齊心為賊作前鋒

賊由太原進兵宣府太監杜勛以三十餘萬衆降賊為賊前鋒

居庸關上列旌幢內府金銀賜百杠平日養兵皆養賊唐通又報舉師降

唐通於十七年三月與劉澤清同被召澤清大掠而南惟通以八千人入衛初九日平臺召見上憫勞殊甚命統兵二萬守居庸關賊至唐通以軍降賊兵百萬漲昏堠鼙鼓驚天晚角哀聞報六宮皆掩面玉鑾日暮出平臺

正陽門外鼓闇々風捲黃沙賊控弦上御平臺商戰守紛々進說是南遷

皇上御平臺問戰守之策閣部諸大臣力請皇上南遷上曰卿等平日各立門戶不肯為朝廷出力所以至此君死杜稷禮也何多言各默然

授兵十萬上譙樓可是文皇靖難收只費賊勦三四語盡從濠內一時投

授兵十萬皆淨軍也十八日杜勦射書城上曰吾杜勦也欲入城有所講急縋而上勦向諸璫耳語良久麾守者退曰宣大二十萬人俱降爾等徒守何為守爭投兵濠中喧呼而下勦等遂開彰義門迎賊入城

白家河畔草離迷萬戶烟深怨鳥啼悵望南雲無去路東風吹劍馬頻嘶

十九日上早起易服帶佩刀奪正陽門欲出守城

璫疑內變反炮拒擊上亦尋悔還至白家河攬轡四望容色慘然

城上懸燈賊入濠九門已獻六軍逃士民欲為朝廷戰三百年中不佩刀

上至白家河見城上懸白燈三原約為內城既破之信上知事不濟急還宮自外城破巡城御史等欲起民兵守城士民踊躍願赴議未定而賊勦黨已開門迎賊內城又告陷矣

瑤臺帝子正年輕雖出宮門道路生嘉定府中霜立迨遲深似紫禁城

十四日起復廢監會化淳等化淳與杜勛密謀迎
賊炮聲雖不絕不入鉛彈惟有空響一人不傷遂
見天壽山烈焰弥天享殿盡行毀燒毀自初十日
外邊報緊急皇上終日召對諸輔并科道官竟日
默無一言惟有涕泣相向而已每召對一次皇上
必無為之慟哭還宮

社稷淪亡命亦捐兩行珠淚盡君前聖明過守無晨
戒妾負皇恩十八年

上入宮見皇后曰大事去矣汝為天下母當死后
慟哭曰妾事陛下十八年卒無一語見聽今日同

死社稷亦復何恨上悽愴不顧意氣自如
國亡君死后妃從祖訓惶々在鼎鐘回奏娘々已領
旨宮人拜起自從容

上御便坐呼左右進酒正色而進金卮者十數皆
嚼左右懼伏莫敢仰視命宮人傳旨兩宮及懿安
后自盡曰莫得壞皇祖爺國體宮人回奏娘々領
旨叩頭跪起如平時

主兒傳至各處散御手親將換敝衣對仗兩班同哭
罷殿廷但有燕双飛

上命傳主兒主兒者謂東宮及永定二王也東宮

二王入猶常服上曰此何時可弗改裝乎亟命換
敝衣上自為解衣結帶曰汝今日為太子明日為
平人在亂離之中匿形迹藏姓名見年老者呼之
以翁少者呼之以伯叔倘得邀天庇來此為父母
報讎母忘我今日戒也於是左右皆慟哭班始亂
中璫七萬人一時星散內殿無後有人矣

劍氣衝花委綠苔玉真高駕彩雲迴幽之椒殿無人
住鸚鵡猶呼萬歲來

上起入中宮聖后已遵旨自經上拔劍撞其懸而
轉之上所愛白鸚鵡西羌所貢見上則呼萬歲是

已天家衆散至於此乎

睿思旁照及嬰孩手握霜鋒入殿來斷臂壽寧先玉
折昭仁一劍又蘭摧

皇上至壽寧宮聞長公主啼哭上曰爾何不死公
主曰兒無罪上曰爾生我家便是爾罪揮以以劍
殊左臂又斫昭仁公主於昭仁殿時年方六歲

翠華西閣斷君憐未得長門賦一篇今夜有魂甘帶
血落花風裏變啼鵑

皇上入袁妃宮縊絕墮地上恐其甦復以劍刺之
令死

燕臺四月草青々馬上悲笳耳厭聽過客若還懷舊
主回頭一望壽皇亭

十九日賊入城急求上所在不得見上所御馬在
山下垂鞭啮草始知遺弓在萬壽山壽皇亭皇上
南面而縊太監王承恩北面而縊之

膏沐無施有淚懸去朝王母冠瑤仙清河當日為予
說可作千秋信史傳

懿安后自盡懸絕於地偽將軍李岩知為后戒其
党勿得侵犯欲送還太康家后卒從容自縊死魏
監之伏誅也后与有力故諸璫有宿怨於后將后

雜諸婦尸中載出座埋不得成禮而葬近史遂謂
后以青紗蒙頭走出午門不知何據予曾訪於西
安張孟堅孟堅從賊入宮親見后死有何疑

午門待罪責供招舊事先皇各大僚忍見靈車從內
出月綾被體髮蕭々

二十日百官俱至午門待罪賊復命長班四下搜
緝貴令供招家財多少盡數獻納不足者極刑拷
掠遠見四賊卑我大行皇帝從內而亡帝服白綾
衣月色吳綾小襖垂髮被面兩足無履停於東華
門外茶棚庵席之內以土碗為枕止用極薄白楊

木棺殮之以襄城哭諍乃易稍厚者
芳魂已去伴湘君玉骨將歸四尺墳舊日宮嬪無一
在悲風飄動鳳凰梧

賊以木版昇我聖后出宮后朝服自縊着綠錦鳳
凰裙通身衣服用線密縫容顏如生停荼棚內与
帝同日入殮

內家辟寇承明旨玉殿金闈人盡亡不似唐朝委社
稷三千宮女拜黃王

十九日夜漏將盡上召諸內人諭令出宮辟賊
入放火燒西華門宮人號哭出走宮妝委棄滿地

有不及出門而遇賊入者皆投御河中死賊至但
空宮耳

茶菴棚內白楊棺百姓皆來掩淚看多少騎驢人過
此從無一肯下驢鞍

賊令西來偽官許騎馬降官錄用者止許騎驢先
帝后兩柩停東華門外茶棚之内賊禁稍弛百姓
皆來哭拜日有數千從賊諸臣過此惟舉扇障面
無有下驢一哭者真蒙面喪心狗彘不若矣

右階侯伯左階人此日何人哭舊臣百姓無辜不可
殺我皇血詔普天聞

皇上在壽皇亭齧血書衣上曰朕之失天下皆因文臣不盡心武臣不盡力文武可殺百姓無辜不可殺

不鑒前車在漢唐東林講學為三王臣憂門戶君憂國門戶成時國已亡

神廟時王皇后無子而鄭貴妃有寵欲立其子寧相持兩端遂有三王並立之說而東林講學之會以興蓋所以羽翼東宮也熹廟幼冲魏忠賢用事殺東林士大夫殆盡先皇即位逆閹伏誅東林之黨復熾浙相溫體仁為人清刻上倚任之東林之

目為浙黨虞山某東林人望也上欲相某周延儒於上前奏其短某由是落職既而延儒欲畔浙黨入東林故延儒會閩主試所中者皆東林要人子弟要人德之而延儒遂為東林翹楚士大夫爭門奪戶日不暇給逆賊臨城依然如是天下可欺九廟可毀神州可陸沉而門戶体面決不可失紛拏十有七年而散作者繫此詩於亡國之後蓋逆探其本而言之具意深矣

萬馬蹄踏破髑髅坑
山風壓路客魂驚漢將提戈此下營當日覆師曾十

亡國之後南人有至松山者見枯骸遍地馬蹄踐之有聲皆昔年十三萬禁軍之骨也唐人詩云萬里無人收白骨家亡城下招葬魂葬又云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闌夢裡人此千古傷心事也若使當年邊疆宣謐東顧無憂則區々自成草庵何難蕩平作者繫二詩於此良有深意焉

謹具江山百座城崇禎夫婦列雙名鮮紅簡子書申敬獻納通家八股生

明初八股取士而策論表判謂之後場啟禎時但求八股中式則後場無論表聲偶不偶論題不能

辨何人語策三道每道即渾講題中二字名曰策眼問者雖極詳備而對者不過從二字着眼發揮大抵勦襲陳言籠統滿紙至於判語熟讀二三十條中有一條暗合可以倒換四條衡文者不復論其工拙故士子白首揣摩但作八股而後場經濟之學榛蕪久矣既列仕途兵刑錢穀茫然無所措手雖為執政依舊空疎軍國大計一味塗抹謹愿者強為枝梧狡猾者恣為欺妄朝廷之上在天子左右者伎倆如此而已崇禎十七年甲申三月之變吳中子弟作為口號訛訛先達其言雖近於淺

薄而所以國破君亡之故實由於此曰將鮮紅東
子一箇上書謹具大明江山一座崇禎夫婦二人
口奉申獻納之敬通家生文八股頓首拜道路傳
述聞者傷之焉

麻衣官至自南京百姓悽惶罷市迎宣詔禮生哀欲
慟讀來有句不分明

大行皇帝哀詔所臨百姓悽惶罷市縣堂開讀哭
聲震天宣詔禮生為淚所噎讀不成音詔未宣完
而至哀欲慟矣

南山寢殿北山陵掃地惟存破衲僧却有故宮馮內

侍贈人黃玉水中丞

馮內侍者舊宮監也開寶石肆於京有客遇其肆
見黃玉水中丞制式甚精目之內侍曰客欲得之
乎此貴品然我不論價任客多少客笑而不言內
侍問故客告以有銀肆星不敢啟口內侍愀然曰
先皇爺最愛此吾見之輒生悽慘今以送客乃索
其銀四錢而以水中丞贈之

五尺玲瓏十指寒病中猶起帶愁彈金徽玉軫無消
息知在誰家凡上看

此弔田妃所彈之琴國亡之後竟無消息不知落

在誰家也可勝悼歎乎哉

無復松楸享殿傾年來莫奠野夫耕荒原多少宮妃
墓盡被牛羊踏個平

禁誤奠

奔馬征車名利場園陵誰望舊斜陽漢家尚有銅人
淚流向風前哭武皇

投筆集卷下

君聖臣恩

忠

虞山錢謙益牧齋著



山河萬里制旌符泰華泥沙勢絕殊畢世元龍屯內
府五年衰鳳貫中樞賊才張李真才縱將略熊常是
鬼輸

常道立初為司道比於楊進朝後為豫撫比于熊
文燦孫白谷于潼關約道立合力不應賊得颺去
故有此二句

君聖臣忠即不朽何妨九廟墮塵塗

北京

完土皇王風雨均幽燕孤注是邊屯千程餽運送吳
楚一旦危亡禍子孫移取成都填渤海鑿將華注作
夔門黃巢阿孽誅非久再見含元奉至尊

蠲賑

初時羣聚只飢民蠲賑能救一比平馴致渠魁收壯
士便頒能將勒雄兵洪廬孫戴全忘死

承疇象昇傅廷東是

曹艾劉陳不顧生

文詔文耀變蛟萬年士傑永福後雖失節初亦血戰

其奈溫張天戮後宜興無事不逢迎

指周延儒

曲突

焦額何如曲突功濱流寘與絕源同趁時鷺鳥飛猶
鈍乘勢秋濤漲未洪已失事机如破釜尚傾民力似
張弓一朝賊馬臨城下空使君王羨轉

兵部太倉李繼貞請大資飢民以散賊黨僅發十

萬無濟於事

澠池

救火衣冠揖讓頻中書樞密互添薪河南未配紅娘

子

女賊紅娘子得李岩強夫焉岩脫歸官下獄紅娘子來救殺官岩遂投闖賊說之以假仁義收民心

山西先驅黑殺神

辛未六月王嘉胤死其黨繫金梁黑殺神闖獻等

三十六營衆二十餘萬

一左儘堪專調遣

大將之才莫如良玉

二曹良足靖風塵

文詔變蛟俱能戰

大河才有臨昌渡便是飛鷹透碧旻

其二

人心厭治物違和從逆交如赴火蛾變亂始開龍耳嘴

戊辰冬賊起于此

危亡專在馬蹄窩絳頭毛面堂簾滿紫眼鳶肩草澤多天都生才興位左不閑功令詠著哉

馬蹄窩在灘池

瓊林大盜盜作盈

九州荒亂度支傾玉府陳因力可憑錯却賑飢成瘞

癖儉於養士失驍騰田間滴血悲無訴幕裡椎胸喚

不應直至汪原兵扣闥大盈楚蜀盡難勝

賊得厯朝不動鎮庫銀三千七百萬鎰金一千萬
鎰獻賊破楚藩見其蓄積笑曰有錢不解用朱鬚
子真奴才也蜀藩富過帝室賊亂四川累年不畿
一錢及破後朱砂滿五間大殿餘物可知

晉地

晉地西南盡阻河東遮峻嶺北砂陀樞臣正可收王
略絕地翻教養白波受致環池兵刺骨棄長分守賊
為因此時失筭伊誰咎更遣飛鷹越天河

賊在山西時地艱阻難掠食若以左良玉為大將
專任調遣曹文詔等分任征討亂可定也閻部惟
令諸將分諸府為退地而守之以致各不相應且
邊塞可守賊何時而平南過大河即不可禦

飛狸

出內典

哱楊穴鼠勢何為

宣夏哱承恩播州楊應龍

此賊飛狸未易催昔困姚興一劫之令馳明地百回

避強轉馬兵空敝乘弱因糧穀作堆無所不攻無不
守真教歎絕此人傀

傀乃周禮怪字唐韻上亦收之十灰中謂異物

車箱峽

在興安州四面絕壁一路可入更無少

車箱峽即五旅山

劉七盡於此

天威豺狼入死閨

甲戌七月事也

惟有岸崖雲昉望更無猿鳥路躋攀武陵深縠宮牆
上齊達成歌松柏間盜賊帝王同有命豈教容易殺

禦禦

賊誤入峽中土民以石斷之困甚詐降總督陳奇
瑜受之賊出險即大殺掠

闖賊

豈如黃虎只凶狂

黃虎獻忠舊名

甚有才名合衆強

自成有駕馭才諸魁不及

終始稱渠不俯屈

武陵招之不從出不遜語

奔亡無地更飛揚李岩失路為謀主

閩賊初時酷於獻賊李岩教以假仁仗義遂能搖惑愚民

神祖多方齎盜糧

宮中所畜与曠稅所得俱歸福藩為閩外府作賊不圖聲色樂苦心艱志致明亡

獻忠曹操輩大作聲色閩常啖其無遠志惟一妻一妾皆老陋執炊臼無奴僕亦可怪也殆明之夙

世冤家歟

神武

神武何須倚外臣討謨只合付中人平年有詔憐狂賊一夜無兵阻孟津自此荆河填劍槊旋教楚蜀偏風塵只看癸酉知亡國楫盜焉遲待甲申

癸酉八月上命京營將倪寵王樸以禁旅擊賊盜以中官楊進朝盧九德十一月武安之賊屢賊敗又不得掠食王樸營多閩中人與賊親知得路以甘言噉樸監軍主之許其降因得乘間渡河上滬池岸自此東西馳突不可控制

揖盜

英明昏暗不差多都秦後宮庭一網羅張業呂彊麟

鳳少趙高封諱蚯蛇多

通黃巾賊者即此也

蒙君竊柄難薰灌揖盜開門孰譙訶

圍急時思陵令中官守城當時無許廷臣不得登

遂開門納賊

猶犯王承恩藉口

陪上死煤山者

南來威福似江波

破宣武廷臣議調吳三桂兵入衛閣臣陳演不敢
決及破昌平及召三桂無及于事

用人

平時常調可循資多難須才賴別推襄毅用因樞府
薦

東兵王翃荐韓雄平遼賊

陽明將自晉溪師

王瓊亟王陽明像事以師禮在贛州得兵權瓊之
力也

鄖陽轉眼三巡撫

丙子春高迎祥破鄖陽七縣建治巡撫宋祖舜以
苗胙土特之俄而賊北渡漢水又逐胙土用陳良

閨內臨危一妾兒

巡撫甘學湧舉動為笑具

破格擢人終不可將亡多致古今悲

熊文燦

朝士談兵不自知高名偉烈欲何為五通革鞠黃門
妾鸚鵡彈人比大耳

原牛音兒比大兒見楞嚴經即石女兒

海外奇珍三畧貴舌尖雄辨五花奇

素好談兵

孫盧岐扁全無分自拔虛聲作國醫

思陵掠羣小之言而拔任之

其二

例遣文官制武臣於斯又見失機深陳曾施德兼輕
貨

勦賊摠兵陳洪範舊脫獻賊於死其降也以洪範
舊恩為詞洪範揮金如土故名

熊本求成反攫金京國納交非憑意

賊將薛國相國之族人獻賊降後使薛入都主相

國處賄賂當道猶歎為鄭芝龍

穀城題壁見生心持身盡比襄陽道未必干戈即反尋

獻賊後反去穀城書壁言為文燦酷取激之及乃疏諸官姓名及貨賂多少又曰惟襄陽道王瑞旃不取一錢

大曹將軍文詔

追憶興亡不自由一人蹉跌沒神州早乘絕地謀三
晉宦賴高官媚九幽壯氣自來吞大賊孤忠直至齧
純鈎思君匹馬込身處鐵石心腸也淚流

大曹以寡擊衆戰無不勝任氣為文臣所怪中以

法戌之乙亥起官賊已大肆上賜洪名劍限半年
平賊洪公亦嚴令諸將兵力不繼六月大曹與諸
猛將艾萬年劉成功劉宏烈俱戰死諸軍奪氣

小曹將軍變蛟

大曹蓋代一人豪間氣重令結小曹賊遁惟馳十九
馬天誅已折萬千刀不教東鄙移良將定得西郵報
解纍終到松山絕食死鑿閭忠節在為高

左良玉

行間掘起便爭雄未有殊勲答乃公挾衆掠民猶盜
賊出奇侮相似童兒童王臣反寇同麾下老將神奸

併腹中縱賊勢成身走死祇遲一歲葬崆峒

諸將中統馭之才莫過良玉若早拜為大將率二
曹以驅馳賊亟滅矣文燦嗣昌才非清遠新建左
賀視之若無良玉初走山西擊賊甚厲若至河南
納貨于張翼鳳督撫不能前却

朱仙鎮

穰之羣盜自馳驅用衆才唯此賊殊侵漢築山喝敵
走及泉鑿塹致人踰八營親信刀鎗盡百里川原血
腦塗荷土奪山判一死尚乘朝氣是良圖

壬午閏因開封諸將兵二十萬不能救良玉屯朱

仙鎮闖築三土山示以火起擊營勢左良玉惧引
兵西去賊徐躡之左兵行數十里過大濠深廣皆
丈餘兵下馬踰濠賊乃縱擊良玉八營精銳盡死
走襄陽

盧總督象昇

孤臂云何堪兩胸只隙西事不成東客兵掠飽須迴
步家賊閑疎必內訌盧植受徵因內侍孝侯殞敵左
梁彤一之為甚安堪再貫索繚孫戰失洪

盧公於丙子春大破流賊九月以入衛北上戊寅
冬虜兵入墻茨嶺為部將王朴所誤戰死賈莊後

洪公失于松杏

其二

不能曲突到焦頭五月邊書九月售

薦督方一藻督監高起潛本兵楊嗣昌共謀輸平
以緩國難五月通事人周元忠致信云歟若不成
夏秋必有舉動九月虜破牆茨嶺而入故有五月

九月之句

已辨奔喪還破敵即紓綆杖戴兜牟

盧公已丁憂特旨起復總督援師

軍無國法人生遁

大同總兵王朴妄報虜出龍固閏率兵竟西去調
之不還公戰死諸將逊上不嚴治

身有麻衣字死休烈士窮途惟致命後來兵事落輪
籌

松杏覆師

虛聲實禍誤相遭意外扁舟遇海濤未見六師恢蓋
復祇聞二堡莽洪曹寇証內地輕千鎰兵赴窮邊重
一毛廟筭如斯真駭絕驅馳專代繼周勞

總督張桂軒曰閏兵乏餉輒報虜警洪亨九未曾
更此亟引兵赴之虜首見總督以兵來謂是索戰

亦大發兵困松山杏山二堡總督以兵來穿濠三
重廣深皆三丈又自以兵斷糧道一軍全沒亨九
小曹等俱見執寔兵八萬得還者半

孫總督傳追

將亡難如漢祖長哀時曾不乏忠良而承四塞辭明
主手把三糾縛闖

高迎祥敗於盧公流入閩中孫公擒之於陣
遇聽魚恩施大斧輕教虎士坐圜牆
入援失內侍意下獄
焦頭掘井猶牽肘空使人聞戰骨香

孫公戰死渭南

其二

自成已破獻忠降烏盡如何弓不藏大振王威國鞏
固遠承祖武祚靈長人龍從此隨呼指良玉於今豈
倔強莫道分功天澤少知公松柏耐冰霜

中原

中原羣邑久兵荒獨遼人才未足當江嶺智能俱好
之開河庸髦獨張之平時覺食愁心山遠急處藏身
落草長一臘受傷非必死之來五臘氣俱傷

邢氏

故婦靈犀別點通邢夫人復望牆東

從高傑受封

相如韓壽弓刀裏賣力文君矢石中扣馬已知人是
舊入帷重見服非雄紫宸御座安堪此府谷双泉放

鴨翁

闖賊府谷縣双泉堡人今所謂龜元人謂之鴨謠
幃箔詩有門繫龜蒙放鴨舡而施耐菴亦用之小
說中。闖賊妻故倡淫於人殺之掠得邢美而智
主糧仗又通傑乙亥弃傑反正

邱公子之陶

父相國瑜

相種真稱國士才懷忠折節待時來段司農印能顛
倒雷海青身任剪裁生有孤忠懸日月死應屬鬼挾
風雷子房一擊堪千古五世深恩志未灰

賊破宣城得邱相國之子陶重其才器委以心膂

拒白谷白谷北嚴令守襄樊之陶致密書於白谷
曰公亟與之戰我謠以左兵南來賊必反顧我從
中發公擊其外可成擒也荅書為賊還所得召之
陶責以負心之陶躍起欲擊賊罵曰我寧相子那
肯隨賊欲殺女故相隨耳今死不慚君父矣被肢

湯推官開遠

聖人自聖無違言羣下承風適所便惟有臨川湯贊
盡能為唐代陸忠宣玉茗度越齊梁上鐵騎馳驅將
帥前兩伐代所趨各異向並矜標格照前賢

開遠若士子鄉科為河南推官贊亟左良玉將騎
兵開遠將步兵身自馳逐屢破賊復城邑上疏言
朝廷刑罰無章不分罰狀俱置重典人心灰懈無
以立身事切中時弊上怒逮下獄本兵楊嗣昌奏
其才請釋之軍功得復

四照甘泉己巳丙子戊寅癸未

東牟墩堠故基存修築旋能保塞垣

戚元敬為前鎮于諸高嶺築墩臺可望見百里外
知敵所向增兵設防在鎮十年曾無失事江陵相
盛稱其功墩臺三千所修之須十五萬其法具載
元敬所著練兵寔錄紀舉朝莫有知而言之豈不
可歎原額三六萬己巳之後加至三百萬外而闖
入者屢見謀國之乏才如此

敵入君臣惟震懾事過官府盡溫磨中原處々民屠
賊邊寨年々敵扣門惟有武陵思欵敵一人高論舉
朝喧

一人黃道周也

周藩

揮金百萬作城防賊未梟頭已自創天若賢王生大
統國當磐石到無疆信陵舊地人尤傑秦賁前謀水
更狂冒腹後茲一潰決更無長策可延亡

周王恭枵發資百二十萬守開封賊三攻不能克
射傷賊眼壬午九月決河灌賊反為賊所灌城沉
死者凡計八十萬人

俞戴楚撫俞應桂郎撫戴承昊

羣奸欲詭受降功至計雖聞掩耳同赤壁黑山空入

告

戴公疏云打張燕子於黑山焚曹操於赤壁豈不
快哉

朱提青犢自称雄忠臣固有鋤亮志

文燦遇于賊賂幸得徼倖無反

猛將猶存敵愾風

左良玉謂獻賊散則難攻聚則易破請文燦先
發擊之殼城不聽

上策不行反繫頸恰如袁紹殺田豐

應桂實心任事不為詭隨文燦惡之乘茶山楚兵

失防獻賊得遁重劾之逮下獄

福堂

名將誰言此日難福星堂孫傳坐相看已開函谷干
尋道又撒瞿塘萬里灘

孫公撫秦傅公撫蜀

新蔡空拳當敵騎

傅公無重兵戰死於新蔡

寶豐朽腹跨征鞍

孫公不得所謂請刮閩中民資為軍興不樂者衆
流言動京師陝西朝士不知兵勢一口催戰寫書

曰不出閨綺將下公懲前事以兵出敗績寶豐
忠良苦事將誰語獄吏纔過劇盜攢

二公臨命語皆望懷于下獄云

其二

福將成功遍古今高才奇數即相侵閩河便可無庚
癸腹背安能有甲壬賂得金張沙作水古經弘石留
為琴仄牙拔盡來戎馬事迫將誰可托心

戰寶豐

樹大難教一斧傾且須堅忍待齊盟左王南服遙同

氣

良玉在武昌光恩在鄖陽

真保東隣近應聲

楊文岳在汝定

作勢洛陽河下衆仗威京國晉添兵坐看百萬為飢
辱良會當前得刃迎

羅汝才為閻賊所殺其甥黃龍奔降白谷扣以兵
事龍曰賊勢重難敵襄陽赤地千里賊黨百萬何
從得食事必有變至彼乃可圖也癸未九月白谷
以兵至洛陽謀士進曰洛陽城趾猶可修而守之
西障關中北遮晉地以逸待勞伺間而動乃可得

志白谷得邱之陶為書內書遂決計攻賊敗於寶
豐賊進破潼關取陝西攻下三邊無西顧憂遂東
犯京師

楊武陵相公

青史瑕瑜欲並存人心迷溺失公論是非何至看成
敗毀譽無憑出怨恩一遁白羊還菁坎

庚辰三月獻賊敗于瑪瑙山遁入白羊山七菁坎

諸處諸將泄之者不可踪

二端文士筆端武士兵端黄石更梅村

石巒黨魁梅村所比于綏寇紀畧極筆誣詬

衣冠盜賊俱讐敵空泣沅江六世魂

獻賊深恨武陵既破常德發其六世之墓巡撫何
騰蛟奏之弘光帝曰獻賊仇嗣昌酷及六世則當
日殺賊不為無功

其二

詞臣故物是痴牀門戶相高只奏韋

仕途將躡輒傳世者多是物也此風始于萬曆年
神宗知其情槩置不問已後相沿國亡乃止

北闕進言能虜門東林弱勢即鶻張

思陵夙見東林人矜黨勢輕國事即位後不甚信

向

已將司馬賓陪主更犯輸平短襯長

石公進三疏前二疏劾陳新甲不當奪以壞綱常
第三疏乃論輸平奪國

何意同人共推戴

倪鴻寶見事急以石公盛名足以制思陵共聳恿
使為之

思陵障海自悲涼

時入閣者五人詞林惟方書于入閣後怒折之耳

其三

自古危亡出小人於今賢者亦續紛薛文遇已燒青

泰

石敬塘將石琦料其必請兵契丹欲先与和親以
絕其援青泰可之為薛文遇所阻遂至自焚
黃道周重誓我君疏論綱常真足重事閔生死亦堪
矜想因天運能遷轉文曲無妨作破軍

其四

兵法因循二百秋公于受勅墮輪籌若非拜表誅莊
賈便合乘槃請杜郵前却搃參霜在背指麾督撫劍
臨頭白羊搜捕殲黃席那有双泉到猴

本兵陳新甲

殺敗惟開此一門自為垣塹復何論虛名欲望成英
武實禍旋教及寢園至計不磨安得死忠心自在豈
呼冤未踰兩載都城陷若用陳公國久存

新甲見國力不能邊寇兩支請輸平以禦內寇思
陵囑新甲秘之事已成議密報在几上陳之僕誤
以發抄科臣方士亮劾新甲辱國上怒新甲死西

市

其二

廣平能下穹廬拜以屈為伸大事全令在能事堪制

物命當受處盡知天生靈無恙空言辱宗社粗存豈
諱偏司馬早知陳此意含河沙何自到君前

棄地

君人信立作長城徒木生威令自行袁督一誅心未
死

遼東孫德新云袁崇煥受密旨殺文龍上後悔之
證罪崇煥

淮揚再斷目猶瞪

輸平事露譖罪新甲殺之自解

平時旦々言無據急處淳淳聽自驚所失纖毫即萬

里九州鐵鑄錯難成

其二

吐蕃常自踐涇原亦保長安百外年四末傷殘猶得
活五襄督亂即難延檄兵早使亮狂折棄地終難家
族全誰是昔年大司馬更將忠計買頭懸

若撤宣遠兵入衛事定後慮上以棄地七百里罪
之示神武于天下君臣門智無不如此

守土

守土臣當死社稷山河尺寸盡天家旄頭若早踰淮
甸江左重教建翠華東晉帝名非一統南昌侯地少

三巴有唐肅代俱由此却遣蛟螭曝淺沙
思陵有意南遷曾密勅海寧運郎中沈廷揚其舟
楫因賊來甚速故不及行觀三月十八日黎明猶
趨齊化門可見兵以廷臣無堅任此事者故爾徘徊
遂及於難廷揚余之鄉人知之詳確

寧遠兵

京城十丈豈能攻寧遠援師近在東內守積旬消敵
氣外屯要地播軍風未堪盡賊平三輔亦得開圍奉
六宮其柰人心如瓦解邊兵不到待無終

城中上下內外人自為心不如宋徽欽時遠甚

鳳陵

鳳陵初信動天顏便合飛書罄右班七校自驅臨雍
豫六宮齊遣作分頒人心盡鼓風雷裡賊勢旋消斧
鉞間縱使祝聃弓愈勁賢于持練上煤山

李建泰

茅土求將獻綠林出師誓衆廟謨深考鐘掩耳當誰
袖棄旄鴻河祇致沉遠望自成回馬意寓褒建泰折
衝心真教地下陳司馬嗟不能堪哭不禁

孫德新云建泰託名出師寔蜜齋詔封闖賊為秦

王也以事不行人無知者

周將軍遇吉

那將賊勢致作著心中氣踊如山胆塞胸駐馬昔曾降

太慤

己卯八月降安世王

揮刀今必斬元凶曾能猶子同摧敵

變蛟文詔之姪

周亦夫人共折衝閑置西偏徒一死不教河上建殊功

遇吉乃寧武閻摠兵與其妻各將兵分休迭戰不能克顧君恩曰彼少我衆可破也亦使敵迭戰官

兵力盡而敗遇吉与妻皆死之土人立廟以其妻

尤奇呼為周夫人廟

山西巡撫蔡懋德

謚忠襄崑山人

十年黎庶得饔飧失守函關及太原五校釋兵稱詔勅維摩離榻現橐鞬自能秣勒龕長坐為痛長陵國已翻知道守難高節建崑山愧殺顧君恩

公素咸德信佛顧君恩賊之謀主崑山諸生出車箱峽攻北京皆其計也

關中席捲失垣牆賊隊長驅畧晉疆誓死孤臣城燃炮火

閩賊至欲登城公自起登炮

丐全民命阻鞭槍

民共抱持公不得發緣賊號令甚嚴一到即降安
堵如故留攻三日即全城俱屠公知不可同中軍
應時感縊于三立祠

濟陽百世風猶在崑阜千秋石亦香共徇將弁能激
勵致身全節報君王

副總兵劉國能李萬慶

遜思東晉足忠良劉李於今得繼芳絲濯江濤成錦
綺玉嗟山石作珪璋殺身完節佳名遠建廟彙官世

澤長若問文儒甲申事不知對北面何藏

國能即大賊閩禍天戊寅正月及正辛巳十一月
死節葉縣萬慶即大賊射禍天己卯四月及正辛
巳十一月死難襄城

守鄖陽副總兵王光恩

瀕天蓋地折光威錫穴奇才卓不移郡久荒殘心作
壘人無甲胄鐵為皮五千壯烈同甘苦廿萬猖狂憒
揮指揮若使京城君設守豈教宗社變兵嘶

光恩于庚辰及正後守鄖陽有兵五千閩賊三遣
兵攻之皆敗兵自以二十萬攻之亦不能勝閩賊

威震天下能不為屈者惟光恩一人耳

宮人曹氏

健者明亡更有人誰費娘謀勇更驚奇一卮粉態輝
瑤席三首霜鋒落錦帷皎節久懷刎頸志芳年才及
破瓜時若教嫁与邱公子便折英雄百萬師

京城破宮人魏氏自沉呼曰有志不受辱者隨我
來同沉者二百餘人費氏入水為賊鈎得之謂賊
曰我公主也因致之闔內監言其實以與其黨羅
費好為曰我寶帝女必成禮乃汝從羅喜甚招其
徒同飲慶合巹也酒酣呼費呼羅入至屏處刃刺

其喉立死以羅命招二人入亦殺之大呼曰作此
狡猾欲殺李自成令抱恨遂自刎賊聞之大驚
命以殮之年十六

鼠雀

明君御宇自持衡賢相休々百執平屠釣有人堪猛
將鞭助鋤若個不精兵三農富實徵偏樂九府陳因
發更盈鞭撻橫行十萬里真看鼠雀一毛輕

至德

樞臣衛霍不如長調燮燮溫周恥一匡辟穀諸軍皆
發進為金群師盡王陽醴泉朱草來千里瑞麥青芝

獻萬方更有馬班揚至德名高二帝等三皇

二美

昏吝甘欺有建中淺心高氣更昭宗忠良未盡君聊爾奸佞才多國便終獨擅一長猶不可能兼二美復何窮寒宵默坐懷千古慘恨沾襟點々紅

朱李

事關玄運得誰尤縕素蕭蘭搃一休隆準幾曾生大耳可哀猶是唱無愁白門半載迷朱李青史千年紀馬牛故劍博山全不涉衾帷何以避長秋

當時謂弘光乃李伴讀冒為之故與太后同寢處

史閣部可法

堪將新建比殊才志節尤為當代推攘臂便穿千隊賊奮髯忽爆一聲雷

史公為安池道時與淮師劉良佐並擊賊馳突如神嘗曰賊亦畏死人自讓之耳

不容白下岩廊立強到揚州幕府開無食無兵空戰死竹西歌吹至今哀

無題

破巢豈有卵能成滅跡韜光患不櫻天姥壺公俱殞墜碧雞金馬那飛鳴南來反噬非殊類北向招尤是

大名惟有佛前深重誓王家慎莫誤生

國信使左懋第陳用極 崑山人兵部主事

恰如尋閑赴燕京未是通懷作國賓將相已知非我
類江山亟見落他人一身名節寧徒屈萬古綱常敢
自埋更有淮南同死客深知諸葛是純臣

自題投筆集

初時不道賊難量因題新詩識亂亡用將無謀曹左
折致身陷禍傅孫戕豫章尚見為灰朽小草云何望
遠揚淪落一生真足幸白頭殘蠟對青霜

其二

運當百六起黃巾童稚年懷援溺心劍槊少年同距
躍孫吳深夜自追尋墨頭舉業成灰死袖手中原看
陸沉今日江山無限好跨衫始帽為行吟

其三

生平快事死難忘惟有臨風痛一場略識悠千年載
意少紓擾百年忙深益須向聲前倒高枕從教敵
盡裝此去夢魂真不讓弱疏剛颶沂天風

誰不

誰不鴻儒軼古今四郊多壘更無人兵聞拙速以掩
歲賊使因糧自剝民愈殺愈窮皆餓夫常增常少是

軍屯春秋窗盡日編前事打破蒼々恨未伸

躋攀

莫道浮生似夢間稚心何事不躋攀君臣門智忙於
奕門戶營官重比山自可千箱超奧府有誰一念及
秦閨到來未盡申初日南缺紓々覓往還

無名

舊事無端忽趁人茫然心骨墮蒼瀛花浮苦淚調春
色月繞危腸失夜明去國將軍終有恨思歸王子竟
無名漫將吳酒澆膚墨醒後深宵事百更

投筆集卷下終